

南江文鈔

南江文鈔卷十

餘姚 邵晉涵 二雲

劉文正公祭文

嗚呼大儒之效至誠經綸鴻規盛業秉神固而宣道管
者互百世而常尊維公以剛健閎毅之學廣颺一德敷
化調元以四十年之恪忱靖位黼黻

聖治長百僚而掌邦鈞鎮以圭肅被以春溫其垂範也
屹如山岳其觀化也返於星辰備純徽於終始昭一代
之完人惟是苑結而愴溯者緬訓育之恩自某等之受
知也在重光單過之春舉鄉校之聲誦韓范對擬天人

者幸遊於門執巾卷以序進承迪論之清敦公嘗言衡
量造進典秩孔殷士勵初節不以絀退爲簡不以趨承
見親故門無私謁座無密賓各勗爾志廣業維勤逮某
等分司詞館奉職省垣因時教課進接光顏每交勉以
夙夜執事之有虔必臣職之無忝迺臣分之克安修期
盛望昭示懇諄感春風之煦惠胥鏤襟而勒紳竊窺公
之素養肩重任而裕如荷

寵光而益慎者悉本於誠肫蓋具古大臣勿欺之志揚
精白以對

楓宸用能昭德音於盛世與臯夔而比倫宜永錫以平

格重人瑞於鳳麟豈謂尾箕上引泰斗沈淪霜凝慘淡
雨泣沈瀾凡承輝與接景咸摧悼而驚潛矧門牆之後
列奉清誨以三年者哉昔人有言酬知荅遇務淑其身
進提退發縣邈如存仰神靈之垂著其敢忘夫緒言惟
瞻矚之靡向疇振德以省愆祗期保夫師訓長如奉於
几筵肅陳蘋藻敬薦清樽歌梁木而悽咽冀盥饗之有
聞

朱笥河學士祭文

嗚呼瞻崧巖兮嶮厚包洪浸兮公韋固堯析有臚載而
淪涇有通歸方其滄蒸淳縕被庥潤而具懷忽峯陀以
澤徙乃矚向而疇依惟先生之粹業抗前修而善師量
包發而納芾兮神頽睊而燭微曰余束躬以介立兮揚
藻文以豐綏務闡藝以析流兮信虬騰而鷗喈夫其樹
霄樞以建標兮洵攀榛以願躋也矧春懷之溥及若備
級而翼階也陶善類以洪鑄懼一材之或遺懽旣展兮
綏結悵未見兮朝飢通至誠以孚合寧應求之有違彙
巾卷以如林指經席而爲尸泯容矜而獎引曾尊嘉其

庶幾助交修以文質嫉嬰態之柔毗緬述古而頌酒兮
恆盱衡而歎咨縱異論之閒設終心折其無私值
熙朝之雅治程厥材而汝葵宜楨幹之豫儲兮匡夙夜
而載惟矢昌謨而

帝曰俞兮縣壁耀於星氏旋回翔於祕館兮賦文鳥之
翺飛承天光之華照兮重載輜於海湄忽然疑於靈光
兮感昔夢於武夷靈旗紛其綵繚兮瑤草爛以芬菲攬
清溪兮九曲翩雲軒兮上躋方言旋之數月哭哲人之
遂萎豈讖言之符應奚觀化於靈祇某等以綴學之後
進望崇祀以摳衣分講筵之緒論兮翊孟進於周回指

修途以有期兮扶遺墜而導迷隨讌語其不踰旬兮遽
望靈旆兮興悲腸摧車兮輪斷淚先秋以雨淒望靈筵
而陳醴辭哽咽而莫寫厥哀

莊養恬先生祭文

嗚呼感知紀遇自昔銘恩所尤幸者鉅儒之門重光單
過春闈集試列侍門牆獲諧夙志周末文敝經訓塾蒙
各鳴私術鉅析不公墜緒紹承名世閒出五百年來疇
傳圭臬公實挺生賦資純粹則古踐修精爽如對遐稽
覃覈渾浩靡涯緒歸條貫隱剔萌芽上究本原不遺枝
葉振裘引綱彙端合緝九家殽雜舍短取長翊經軌正
大義以明蘊儲旣深發爲和順道積詣躬不矜辯論憶
初受教警憤啟聾瞻矚雖近鑽仰曷從益壤滂流叩端
善誘璞剖其豐幕發其覆授食夕陰篝燈宵雨義府閤

深審材資取羣疑填膈榛蕪積羶醴然解駭千門洞開
徐闕所學詩禮居要麟義公羊折衷王道三代禮樂指
掌瞭如周官經世言大非誣四德充周六爻變易繫辭
用昭廓如自闕所貴儒者天人貫通象緯歷算咸得統
宗敷繹鴻編囊括大典康成而後經神載見前年秋暮
拜送國門謁廬請益遠願攸存曾不再祺遽聞哀赴悲
哭寢門行雲莫溯嗚呼公撰巍科卿雲晝絢迭簡掄材
南金東箭容臺正色語絕旃耍禮全終始壽宴婆娑公
德在人公猷在史澤裕後昆書傳奕禩從遊之列哭其
所私緬懷曩昔涕泗漣洏奉公教言猶苦督聒讀公遺

書詎能揚闢場室未築望遠興哀梁木之痛曷有極哉

童二樹二十八兄祭文

嗚呼往歲己亥余方北行君書來約自豫沂京西山雪
磴樹斷溪橫踏冰拭霽並吸雲英前期息壤鑑曲耦耕
良覲何時遲君三載君滯天中余畱人海聞君南還洛
舟維解失喜故山清陰不改暫繫邳江遄歸有待客秋
涼夕庭烏啞啞有客傳言君抱沈痾巷盈走問醫謝按
摩宵寤而還晨起而嗟沈縣旅次信耶否耶踰時惡耗
驟聞疑譌遣音重展有涕滂沱冬春鴻杳江湖水多不
及親訣我懷伊何維君早歲異才亮特潛識淵思處衆
能默天葩春敷滌露去飾識面紛求抱影自匿續騷嬈

雅沃流闢川獨古無初揭肺招肝覃極游象掀掀厚坤
會庖倏駁疾蹇其奔搏猊蹴贇磔鬼鬪神澄觀既定律
叶鴻鈞秋空月涌滉瀼八垠拓壘徹藩廣窮載籍市閱
奇零藏搜幽蹟六藝九流導阡分陌紺宇貝文琳宮霞
冊刀布遺鐫峯嶢古畫細剖蟲絲危攀鳥翮練囊獨披
雪窗重繹苞舉鴻融疏證刻覈劉杏辨名陸澄探策笏
通藝事水墨金碧山水奇恠扁舟興適悉資爲詩虬蟠
鵬擘四海空囊逍遙嘉客芳名余慕鄉里夙儒參商出
處各天一隅假緣邂逅山寺姑蘇握手如舊志合情孚
詩書相勛醺醺與俱忘年結契彌月聯娛申以婚姻臨

別踟躕余豈能賢君實厚余余性闊疎不善教子遣子
從君媿其蒙喆君延館甥顧而色喜知君曠懷高下一
視願了向平脫離塵滓偕隱青山期諸暮齒奚遽棄余
申言莫恃淚灑重緘悲纏逝水流俗之論謂君遊仙虛
白導路紫閣贈言匪夢匪想爲幻爲真硯階葩草碧漢
文鸞梅花萬樹香海彌漫境青蓬島君在其閒余所信
者孝睦克傳順德孔洽文耀斯宣古稱介子杭遁建復
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君實兼之褒光全璞緝君遺書表
君芳躅

黃小華同年祭文

嗚呼方去歲兮臘盡送君行兮郊圻慘離顏兮照冰雪
指川峽兮水瀾瀾聞春仲兮莅職旋飛輓兮專司遽遠
傳於惡耗兮猶屏營而然疑值

恩綸之下逮兮軫勞臣而進階羣爲

國家惜此人兮而同譖迺哭其所私懷嫵好於疇曩兮
容髣髴而見之神內斂兮氣穆意含正兮語諧徐諦審
其中藏兮乃挺立而不移奉恪恭於夙夜兮颺麗藻於
論思望龍樓而入直兮守方矩以自持赴東川以觀察
兮將大顯其猷爲君固勤於職事兮胝手足而忘疲瘁

厥心以恤民兮計儲峙於行資飛火雲於千里兮遂瘴
厲之爲災是雖敷歷於中外兮而究爲未竟厥施會別
離之如昨兮竟言笑之永違指門前之行迹兮猶望君
之重來望君來兮不來波皓淼兮嶺崔嵬樹慘蕭兮風
颯瑟夢中告兮馬虺隤溯少時之困頓兮知懷抱以未
開風爲車兮雲爲駟遽逍遙於九垓憶臨別之贈言兮
各舉過以爲規檢手書兮在篋悲莫悲兮心相知欲傳
君兮述遺事情酸楚兮涕漣洏懷萬端而不能吐一語
兮聊布奠以陳辭

吳東石同年祭文

嗚呼去歲秋晚君來京師重聯歡洽追數別離歲月易
更羈懷日積須鬢漸蒼面目猶昔聞君閩海出入行間
席端荅問手畫峯巒先時東寧市廛樂業蠲起蝻生初
亦易滅叢菁伏莽漸致繁徒斧柯不試蔓草難圖遂逼
郡城更番伺鱗海漲嶼浮城孤氣寡民有慕義輸誠叩
關觀察旁視大府無言君請前籌招徠上策義民畢來
勞以酒食一鼓氣作應援東門爭先摩壘蟻賊其奔企
引冬陽大兵東渡拭鏡瑩波捎虹卷樹仰承
睿算上將宣威渥先雨澍捷應風雷梟獍焚巢鼉鼉破

穴耕復春疇續安夜月遠隨歸凱燕喜光昭微臣從事
亦與

恩褒維時秋爽澄輝詆宕聞君之言四座神旺君旋南
下道奉

溫綸移官浙水晉秩朱轡謂君壯猷優揚經世奚遽星
沈行艫長逝嗚呼年來同譖感悼孔殷茲聞君訃有涕
紛沍憶初締交衷情如一粉署蜚英君才特出風澄五
馬擢守睢陽民依慈愷官偶迴翔今方登進翹首亨衢
話別如昨轉盼嗟吁君有象賢早披文藻表待瀧阡悲
纏丹旄靈輶遄返粵山之隈薦蘅陳醕遠道抒哀

閔讀山同年祭文

嗚呼重光單過之春同舉南省者號曰多才香海溫醇
撫約英偶若合璧以聯枝君參其閒年均才埒更磊落
而嶔嶔謂春華其敷腴兮凝以秋實將遠樹以宏規卽
就清資而平進兮迴翔省掖亦可漸進於雲逵曾日月
之幾何而林孔並逝君又奚然而繼之君少承過庭之
經訓兮根蟠柢厚仰喬木而得師發文章若霜隼之迅
矯而威鳳之陸離也校書東觀若秋颺之振擗而蠹簡
紛披也議論慷慨踔厲風發決春泉而瀉珠霏也顧胸
無畦町習與之處如飲和而沃以醇醪也君嘗迭司夫

文柄兮波澄鑑徹擷鐵網而靡遺近含香於粉署兮試
以盤錯方以爲大用之資矧椿庭之垂蔭兮惠嘉南國
頌洋溢於棠碑宜范韓之濟美兮純仁忠彥踵世德而
相隨迺客冬之會銷寒兮讌言未已君忽倚席而酒悲
非中年之傷哀樂兮獨臨風而惆悵豈志氣之將衰甫
及春而聞君抱疾兮沈絛數月遽欲遐舉於星階君豈
無所係戀兮曷不畱連俯仰竟長逝而不迴嗚呼念同
人之徂謝兮撫今追昔每惋悼於懷數老成之零落兮
晴山則老終邗水魚門則客死秦臺偕林孔而不永其
年者綸堂疲丹鉛而玉碎素人持清介而蘭摧君何爲

而不稍延兮寧曠達之遠識將飄忽夫雲埃此卽陳荄
已覩猶將追惟疇曩過故宅而興哀況總帷之在望含
酸酌酒冀靈輶之暫駐而徘徊

郎雲會封公祭文

嗚呼鍾恆代之靈淑兮標令望於前聞惟孝友之備善
兮好詩書而夙敦始筮仕於川中兮喜捧檄以娛親方
廉能之薦剡兮遽驚赴而星奔灑臯魚之血淚兮卜宅
兆以孔安重入蜀而履前迹兮歷三台與興文移江津
及簡州兮歌蹟近於陽春敷慈蔭與覆戴兮理冤獄而
平反察眉色而知厥隱兮蜀人頌爲如神廣邊徼之講
舍兮興絃誦以彬彬典石屏之方州兮湏水迤以營蟠
憶金沙之議濬兮萃羣說之紛紜惟老成之持重兮圖
息事以寧民攝永平而莅雲龍兮值猛卯之行軍護風

雲於儲胥兮列陣馬而爲屯肆不驚而民安堵兮徵利器於蟠根兩提舉於白井兮政以簡而馭煩終然返吾初服兮仍樂志於林園時則仲君方司西曹兮重才譖於恪勤自山右而就養兮蘭繞舍而咳循傳經訓於分甘兮聳百尺之桐孫以某等之得交於仲兮聯荃譜而含芬每登堂而起居兮奉玉度而春溫仲承恩而擢陳臬兮仰

眷注之方殷遠中道而摧逝兮荷惋惜於

丹宸知老懷之鬱結兮猶遣日以頤年矧諸孫之奮起兮後先鯤運而鵬騫謂期頤其可致兮奚遄返於星躔

畱遺愛於滇蜀兮知尸祝之弗諼惟通家之子弟兮失
瞻矚而涕漣遙望風而陳哀奠兮薦湘醴與沅蓀

錢南園同年祭文

嗚呼惟君之律身行已固足以揚精白於

闕廷孚物論於遐邇要其懷忱結縢依戀而不能釋者
知旣歿而猶視蓋嘗綜君之生平務求自儉庶幾皎然
而無遺累君本昆明之士族庭闈授受迥不同世俗之
期俟每舉古人之善彰惡癉反復申訓恆勸其爲此而
諒其爲彼君以卓絕之質讀書尚論慕曩哲而興起繩
樞併日而氣雄萬夫不可干以骸骭泊夫擢巍科窺中
祕授徒自給寄全俸以營甘澠校文西粵詳甄研覈昕
逮夕而無遺晷及星輶之言旋爰遷階於柱史單厥心

以盡職旁無瞻顧竭丹誠以自矢綱正激揚式符輿論
契

宸衷而嘉美司匭分參奉常清秩佐銀臺以飭紀楚南
視學兩奉

溫綸

獎冰衡之得士中更迴翔載遷郎署俱得邀夫

恩旨重入西臺今直樞府聞者爲之色喜虔共夙夜厯
從憲垣方遄歸而繫柅奚疾疾之忽膺閱世成川驚逝
波之太駛在某等之合矜廿載歡悰聯莖譜以序齒披
豁肝膽敦尚行誼有勸勉而無減否謂同人之圭臬可

以長畱何竟止於此欲宣君之懷抱語或近誇恐非君
之素指然君有定論豫信乎人人又何藉乎私誅惟心
交之零落有淚湧沱用悵絕於筵几

童北硯四兄祭文

嗚呼憶重光單邊之仲夏兮初締交於姑蘇築層冰以
銷暑兮聯鄉語於枌榆披肝膽以豁達兮互金石而不
渝迨重邁於敦牂兮君方遊歷夫燕都卷撲窗之落葉
兮挑寒火而與俱申以婚姻之好兮縣舊澤於崔盧君
方寄迹夫維揚兮旋充大其門閭固忠信之咸喻兮亦
才猷之裕如余數往來夫南北兮過韓江而泊艫喜精
采之伉爽兮每執手爲歡娛念離悰於五載兮腸回繞
而鬱紆值秋颼之薦涼兮猶貽余以手書寄報章之未
達兮遽歎逝而驚徂綜君一生之大節兮奉孝睦爲楷

模怡北堂以色養兮因負米以馳驅擷芬芳於陔蘭兮
銜永思於倚廬溯水源於前葉兮拓家廟於巖居奠繫
世而修譜牒兮鳩族姓以燕譽以順親而信友兮結縞
紵而情孚恆砥礪於名義兮相警戒於時趨重千金於
一諾兮聞急難而匡扶勇爲人而慷慨兮曾不計夫艱
虞處暗室其猶旭照兮彌歲久而若初嗜爲善若飢渴
兮堪記事以編珠迺噏然其自下兮處盛德而若虛晚
有得於靜修兮時默味夫道腴爲余述夫實踐兮闡名
理於元儒余交君之昆仲兮繪歲寒而成圖嗟璞巖之
先逝兮君亦痛心夫友于爲綢繆夫風雨兮用培養其

遺孤謂君遐壽其永康兮奚觀化於須臾知昌猷之啟
後兮啟茂蔭於庭梧惟善人之徂謝兮徧遠邇而驚吁
矧蘭茝之結縈兮重軫念於葭莩寄哀詞於遠道兮倍
臨風而歔歔

某君祭文

嗚呼稟燕南之靈淑兮爰竝毓德於高門重儒宗與文
士兮宜模範之長存奚觀化而後先繼逝兮徧遐邇而
愴神矧葭莩之幸附兮更摧悼而汎瀾惟我公之篤啟
兮承世澤之清芬少岐嶷而穎發兮心融浹於典墳彙
羣說以折衷兮奉濂洛之遺編斬墜緒之遠紹兮障百
川於迴瀾旣含英而咀華兮更言信而行敦薦賢書於
單遏之歲兮衆咸推夫二難早策名於仕籍兮勤夙夜
於薇垣迎杏林之春燕兮颺文彩以高騫仍前官於鳳
閣兮式掌典夫絲綸荷碩輔之倚任兮恆退處以溫溫

昭忠信於僚友兮拯急難而相先暨退食於邸舍兮披
簡籍以載研銜皐魚之永慕兮戀丙舍而弗諠惟孝友
以施政兮遂寄迹於林泉激芳潤於風雅兮訂毛鄭之
傳箋式古訓以垂誠兮養知識於粹純勒鉅編而傳鈔
及遠兮際

聖世之右文儲石渠之寶笈兮徵不朽於立言有閨中
之賢助兮備禮法而夙嫻位內外而正家兮用佑啟夫
後昆農親課於鯉庭兮夕復授以熊丸宜玉樹之環階
兮蟠勁幹於凌雲侍板輿於學舍兮聞弦誦而怡顏追
梁孟之芳徽兮勝仙蹟於劉樊望尾箕而遽引兮旋又

返於靈嫺某之枌榆伊邇兮縣世好以締姻承典型於
戚黨兮奉德音爲周旋今瞻溯之無從兮曷禁臨風而
涕漣懷哀悃兮悵絕薦沅芷兮湘蘭仰名德之久著兮
佇樹表於瀧阡

汪母王太孺人祭文

嗚呼浙水東西競傳雙節綽楔烏頭分裁截辭豈知仁
孝之傷心猶吞聲而哽咽哉太孺人之始稱未亡人也
虎騰於垣鴟嘯於梘豆頃秋零崇岡夜裂本無狼於曩
時迢遞心而煎熱伊揚戚而翻戈待搏膚而噬血藐茲
遺孤未勝衰經耄姑震慙當食而噎肇盡室以駕遷固
不虞其俶譎也乃絕裾而遂行又孰知其永訣也嗚呼
健婦持門俾安枕隄仲氏同心左提右挈方崇冰之峩
峩乃重之以積雪海煥爲灰羽化成蜺屬封狐之方張
豈長鯨之易掣井古無波縕然以烈懸月矢與星弓遂

禮消而妖砮紙繒無光寒颼僊僊髮豎生霜指皸凝鐵
積貞緒以結縢歷四十年而不輟大義之村雙清之室
惟此貞孝堅慤之誠爲能亙日月而貫虹蜺也嗚呼撫
往傷懷欲言舌結電爍風饕彌彤芳潔駁解雲開馨香
孔醕有子能文策名邦傑有待他年瀧岡樹碣

周母方夫人祭文

嗚呼瞻紫躔而掩耀感素柰之宵零緇紗櫛之淑範咸
愴苑而屏營維太夫人之秉德兮傳相門之芳型承簪
纓之世澤兮昭詩禮於蘭陵相詞苑之清閨爰作配於
上京安澄澹以結懔明芬節於湘蘅迎尊章以安邸舍
兮潔素手以調羹延怡顏以春豫喜持傳之有恆旋睨
勉以襄大事兮歸慰君姑於耄齡畱寢門以視膳愼厥
終而盡誠夫其完內行於純孝兮由順德之含貞也端
厥謀以裕遠兮宜施曜之悠宏也當夫奉公夙夜駁歷
西清送征車於遠道捧龍節以問蓬瀛揚

皇威於海若紛川后而效靈浮鼉背以抵中山兮瞻麟
服而君長來迎重卻寶之清節兮祝安楫於歸程凡皇
華之諏咨而靡及者身萬里而無內顧之縈惟持門之
整肅秩內外以咸正調五和於鼎鬲佐黼黻於月卿追
侍鳴輶以南泝秉玉尺以持衡測文澗於漸水橫江右
而揚舲歸士論於眉山兮兼誦太原之芳聲觀雙鳳之
接翅登玉堂而先後蜚英勉恪勤以奉職追虎觀之談
經廣慈懷於季玉兮倍珍惜於懷瓊謂當享期頤之上
壽兮貽蘭度以永馨奚婺嫺之遽召遂遄返乎列星某
等聯次君之荃譜述慈訓於華屏仰母儀之式裕願其

協夫由庚感王修之罷社聞滯鐸而霑纓望總帷而薦
醴祈稍駐夫雲輶

閔母毛夫人祭文

嗚呼瞻慈轡於浙右兮驚逝逝夫女師惟懿德之純固
兮鏤彤簡而長貽稟睦溪之靈秀兮覩廉吏之操持承
傳詩之蕙訓兮儷純孝之蘭楣奉高堂以式燕兮調華
白於盤匱竭誠慤以終事兮擷蘋蘩而永思肅芳徽於
玉案兮送健翮於雲遠凜夙夜於粉署兮洵在公而忘
私繫內政之獨操兮從宦蹟爲遷移司冰衡於齊魯兮
經並授夫韋帷旋陳臬而宣仁兮聆無憾之良規歷荆
襄而南溯兮鑑湘水之清漪昭藩服於建康兮標峻德
於屢屢涖皖歛而填撫兮膏遂軫而霖隨迫持節於三

吳兮安阜俗以春熙荷

九重之倚畀兮操夙凜夫四知惟芳閨有同志兮躬儉
約以先之紉寒衣於夜永兮感絡緯於秋時伊廳屏之
不識兮飭臧獲而秩齊告緩急而必應兮徧戚黨而周
施仰

溫綸之疊被兮

錫章服而攸宜重珎璜之模範兮裕積慶以承基擅八
龍之嘉譽兮披秀發於梧枝謂婺光其長耀兮奚遽駕
夫雲螭惟某等之得附蘭階兮泝單邊之春期聯仲君
於荃譜兮述紡課於然藜悲陳荻之易化兮喜瑞柏之

凝姿每登堂而起居八座兮偕叔子而燕怡聞訃音之
遠至兮並驚愴而漣洏零嚴霜於中夜兮掩寒芒於總
幃謹臨風而設醴兮同哽咽而陳詞

胡母李太恭人祭文

嗚呼惜春暉之難駐兮感繁蔭於俄延溯令徽而弗諼
兮重垂範於彤編惟太恭人之篤生兮稟辰墟之靈淑
嫺內則之指歸兮稟訓言於齋宿奉順德以承受兮爰
慎重於相攸歸安定之賢裔兮信夫子之好修娛君姑
之慈顏兮嗣芳徽而式燕備馨旨於白華兮采陔蘭以
絜膳夫其騰文輝於鸞翮兮固將指雲路以爲期也奚
頻年之侍疾兮迺黃鵠之遽離也檢遺書於篋衍兮墨
潏漬而如新珠光融而淚承睫兮貽手澤於後人授紡
訓於宵釭兮遣從師而負笈送觀光於璧水兮聞藥榜

之駢捷念先疇於舊德兮獲豐稷於力田展丹鉛而如
在兮轉喜劇而涕漣迎板輿於粉署兮披秋省以慶霽
問平反於雋母兮述惠心於慈愷視郡政於三吳兮凜
廳屏而勤懇頌致歡於重親兮被帡幪於翠櫺迨報最
以入

覲兮奉

天語之丁寧擢巡海而膺重寄兮知萱壽之延齡瞻豸
節於閩疆兮攝德綱於陳臬溯景讓之奉養兮調仙籌
於八秩屆三載而陳情兮謂鄉園之足以養志也怕鶴
髮而安里門兮荷

聖朝之孝治也法蘭儀於女師兮宜丹鼎之引年驚訃
音之遽至兮遂遄返夫黷嫡在金臺之繫籍兮舊登堂
而肅禮慨執紼之無從兮用抒衷於湘醴

平母章太淑人祭文

嗚呼溯吾鄉之壺範兮夙推重於俚山啟叢山之名德
兮表宅相而稱賢惟太淑人之淑範兮早毓德於清門
授女誡而克遵兮繫內則之夙嫻作配於防鄉之世胄
兮婉桓孟之令聞采陔蘭以絜膳兮縣永思於吉蠲愜
和諧於娣姒兮秩上下以肅溫覩門庭之詩禮兮傳世
業於清芬送計偕於北上兮聆燕喜於杏園隨遠宦於
蜀道兮值邊務之方繁固盤錯之見利器兮亦應接之
孔艱賴中治之得人兮備整飭於楹軒知不煩夫內顧
兮得端意於當官旋解組而南歸兮擁臯比而意閒進

諸生而起居兮擬韋幔之經傳惟熊訓之克昭兮環五
鳳以翩翾長捧檄於名區兮仲威藻於儲端叔鳳池之
高占兮季麟趾之雙鮮茂桐枝之啟蔭兮肇嘉譽以縣
縣當單過之冬煖兮迎板輿以南過闔星署於南粵兮
珠江遶而花殷祝雙星之朗照兮歌介壽於華筵洵公
明以造士兮奉二老之訓言溯醴泉以歸美兮徧粵士
而銘恩迨協治而旋越兮問柳蔭於鑑水之濱戚黨共
仰夫女宗兮謂淑教其長存奚驚飈之蕭撼兮迺遽返
夫靈嫺在邇遐猶驚悼兮感懷於洗馬之編矧枌榆之
舊社兮望總帷而淚漣謹陳懷於靈几兮薦蘅芷兮芳

蓀

曹母管宜人祭文

嗚呼念師門之瞻矚兮曾悲慟於靈萱閱十餘年之荏苒兮驚遄返乎星嫫惟哲嗣之締交兮實異姓之弟昆迺遽聞夫哀訃兮曷禁隕涕以汎瀾憶歲在強圉協洽兮值服闋而補官敬登堂而問起居兮喜燕坐之攸安勉敷輝於粉署兮振天衢之羽翰在去歲之夏五兮俄鄰火之蔓延聞倉皇以他徙兮委蓋篋而胥捐及車馳而走詢兮知任遇而恬神卜新居以延豫兮亦締構之孔艱要精神之素裕兮整內外而秩然得備聞夫慈訓兮洵懿行之完淳師敬姜之芳徽兮謂不匱其在勤勛

景讓以姱修兮惟儉德之宜遵卻貳膳而甘淡泊兮致
蠲潔於蘋蘩被寬慈於臧獲兮示飭治於庭軒敷惠澤
於戚黨兮繫禮法之夙嫻綜淑譽之長畱兮重芳儀於
蕙荃克重於中壘之傳兮用彰夫洗馬之編惟某等之
受知於師門兮荷廿載以陶甄憶梁木之昔頽兮並驚
怛於講筵望盱江之道遠兮躬未謁夫豐阡遺詩文之
千卷兮未晉次而就竣寶銀鉤之莊嫺兮亦琬琰之未
鐫思舊德而負疚兮曾莫報夫夙恩望婆娑之驟掩兮
更愴絕於霜晨陳椒漿兮桂醴祈稍駐兮斲雲

錢母李夫人祭文

嗚呼盤江之秀滇嶺之靈鍾生女士蘭閣留型少稟慈
徽夙嫺內則作配簪鏗禮庭並秩助志戒旦鼓篋五華
鴻章麗藻耀旭昇霞桓孟遺規勤操克任搜盡綴釵佐
以織紵梅花古陌遠送計偕旋聞燕喜舉舉雲達清望
木天職昭修史翠幃迎來京華從仕瀛洲之選遷秩西
臺高岡鳳翥矯翼雲開屢上封章能持大體肅以紀綱
宣以愷悌步工馬瘦同事和衷至今後進猶裒清風夙
夜虔其不問家計匡治庭除淑修攸寄晨餐孔絜夜紉
仍親惠賜緩急咸黨銘仁志愜神怡端莊其飭宦蹟遷

移襟懷自適回環中外江國瞻星祗齊玉案不設廳屏
卿署重聯儲端特領襄贊絲綸春融薇省中樞協理衡
嶽望崇珎璜之度蔚爲女宗章服輦明疊承

紫誥一品仙階婺躔耿耀式裕燕翼更重詒謀詩書令
緒代纂前修蘭茁丹芽鸞騫錦翅繩武花甌含飴色喜
諸孫濟美繡蓀攜曾全昌之慶壺德堪徵鳩杖怡安卽
開八袞獻歲稱觥靳娛令節云奚鶴馭遽返瑤閭韋帷
垂掩寒魄無光尚憶先猷流芬柏府誦述家模驚聞哀
訃賢懿嘉範彤管畱傳中壘載筆洗馬分編用薦芷蘅
敬陳醺醑華頂蓮峯雲輶稍駐

吳室陳宜人祭文

嗚呼蘭橈之櫓櫓兮風雨驟摧聽河陽之咏悼兮聞者
興悲惟宜人之稟淑兮蘊瑤田之秀芝侍謝傅之門庭
兮廣風絮而芳菲爲相攸於州來兮挺玉樹之丰姿溯
親迎於沛上兮延兩宅於春熙華葭茂以倚霏兮枝擷
藪以承蕤奉盤匱於棗棗兮肅尊章以奉儀循陔南以
絜膳兮凝庀右而濡落式姒娣於清穆兮嫺姑姪而孔
諧曰惟班昭之令範兮秩上下而咸宜相厥室而靖謐
兮述戒旦以爲期耀連蜷之虹采兮歷鸞掖與鳳池承
天章之賁錫兮昭象服以章施方承禧於華廕兮奚瘡

羸之爲災捋三極而折蒂兮然五縷而遽灰霜漫漫於
礧礧兮風撼撼於蕙階嗚呼哀哉惟人世之多幻兮謂
修短其不可知如芳懿之難恃兮寧慢慳而順頤怨靈
脩之慘廩兮咸懃懃而愕眙展芳編於蓋篋兮胥桓孟
之風規也寄素書於鹽官兮繫寸草之春暉也感寢門
之撫煥兮共夙夜而承珪也不自惜其易逝兮祝高年
以勿哀夫其持琯度以長郁兮何須影之忽離意天道
之稱報兮畱令名以長垂矧奉丸熊之餘澤兮行接武
於彤墀知表德於煒管兮自可顯修明而著辭惟某等
之附金荃兮聯桂籍於秋闈觀興州之感逝兮慰醴曲

之悲思述洗馬之甄錄兮紀徽音於素絲采湘蘋與沅
芷兮奠桂醕兮椒卮嗚呼哀哉

吳夫人祭文 代

嗚呼士奉歐陽母儀岐國端明承師元城同德瞻望紗
幘婆芒遽匿追溯音徽含詞悽惻仰惟夫人黃嶽秀鍾
絲占宅兆篤生女宗性成端惠韋幔克從慙徵治藥法
著程功作配先生德門燕喜悵愜君姑歡頤暮齒女叔
孔諧曰以妹視技擅鍼神珍添甘旨東華侍膳紅芍調
羹九旬問疾五夜靡寧忱殫附轉哀動歸旌勉舒練日
襄築佳城春茂韓華和融植娣從官大都征帆迢遞威
鳳高騫卿雲拱麗夙夜在公遑問家計持家整肅內治
有人分廉調戚洗腆娛賓豐辭糝鼎儉示綦巾獲臧奉

矩亦戴其仁星引征軺皇華載采蜀嶺萬尖漢川九漚
躋遠廳屏裝袪珠琲勤則有加約仍不改東南才雋咸
仰龍門鱣堂傳業詩治禮敦景遷益茗座久貽殮如詹
慈篠如蔭芳萱昨歲肝江親承藻鏡德與持衡宣公司
柄門出大賢峻寒交慶遙肅珩璜升階展敬云奚春早
遽陳總帷畱傳玉範縣邈蘭儀從遊諸彥誦德漣泗門
牆後進尤切悲思固知芳徽引修永劭翟弗雍容疊膺
紫誥中壘勒編闔門則效雛鳳翺翔九苞照耀惟在某
等感念芳型板輿春遠礪礪露零用陳衡芷式薦湘醴
臨風摧悼斬駐雲駟

國子監生洪先生行狀

曾祖父宗彝贈中憲大夫山西大同府知府

王父璟山西大同府知府

父公案國子監生

先生諱翹字楚珩又字午峯世爲休寧著姓高祖諱遠明工部尚書諡恭靖王父選拔貢生歷官大同府知府有循聲考字豐旅以好義破其家妣陽湖趙氏翰林院修撰熊詔女豐旅公就甥館於趙因家焉遂爲陽湖人先生少開敏善屬文爲國子監生應江南鄉試屢報罷家貧挾策走四方資束脯自給性耿介不妄干人顧勇

於義能拯人緩急視力所向過理忘之然丰標峻潔人不敢以私請鄉前輩交稱之謂洪氏行事卓卓有父風云先是大同公涖府嘗請繕城垣補築上官用私憾劾公去且誣公侵國計十萬餘檄下陽湖縣追遭時大同公卒有子十一人皆惶駭不知所爲豐旅公慷慨出曰父官山西某在側知狀遂鬻私產償公逋家中落會太原府知府趙鳳詔獲罪籍沒鳳詔修撰君弟也事急託孤於豐旅公爲怨家所告被逮有司用連坐法并籍洪氏聞者冤之公弗辨卒保全趙孤僦陋室日不能一食處之怡然鄉人歎息稱義士及見先生又歎謂洪氏有

子矣先生自少時倜儻有志量不問生產豐旅公居貧有故人某爲江西提督負券三千金命先生往責之既至軍門某佯爲好語令先生合券爲證比出券遽裂之惡聲相屬先生笑曰奚至是我欲望廬山面目耳遂歸取異時逋券悉焚之其高致如此嘗客江寧值鄉試士有渡江同載者六人颶風覆舟六人僅以身免有武進陳寶通州盛某皆先生友旣免踉蹌走告先生先生慨然盡舉一歲遊資爲六人和與治裝得歲試事歲暮垂橐歸家婦迎問告以故卽莞爾以解爲酌清水祀竈神簞瓢相對晏如也兄弟四人友愛無閒言季弟勦早慧

父以貧令輟業從賈人遊翺私從先生泣願就學先生
迺質衣攜翺入里塾日市餅餌給食數月豐旅公始知
之俾卒業後爲縣學生有文名僦屋前臨大池暑雨行
潦輒溢室中先生相其庖下者率婦居之諸娣姒以次
就居一室以安先生美髭鬚嗜酒善吟旣遠遊無所遇
乃絕意進取嘗時時獨坐引滿酒酣撫鬚自笑操筆爲
詩及小賦俱有遠趣著兩閒書屋集兩卷藏於家乾隆
十六年辛未七月邁疾卒距生康熙五十三年甲午年
三十有六娶蔣氏雍正甲辰科舉人雲南嶧峨縣知縣
敦淳女子二人長禮吉次清迪出爲弟翺後女三人芮

官桂汪德渭史桂其壻也先生沒時禮吉僅四歲貧不克葬寄柩天寧寺發引遠近聚哭者百餘人皆曰於我有恩有鄰嫗無子獨居聞先生卒號曰老嫗從此爲餓葦矣有丈夫闖然入門匍匐哭盡哀已而雪泣再拜去衆人不之識論者謂先生實有隱德恥自暴雖家人有不及知也乾隆十九年甲戌天寧寺災夜半火及門衆莫敢入望見火光中有老翁從數人挾重蹣跚行羣衝煙仆遙聞老翁號曰此洪楚珩柩也衆譁曰是當救是當救卽爭前舉柩并掖老翁出鬚髮盡燔膚如炙審視則通州盛聰也良久聰蘇問柩無恙乎應曰然曰吾與

君善且大德不可不報於是眾歎獻誦盛君不忘舊德而先生植義之於身後者猶若此其生平可想見已蔣孺人有婦德苦節教子克竟先生未成之志禮吉既長有異才自力學行今爲陽湖縣學生厝先生於城北前橋鄉之新阡禮吉思欲表彰其先人而少孤無所省識迺哭問於母又訪諸鄉之賢者略得十一哽咽語其友邵晉涵請爲之狀晉涵按狀以著其人之實行大者上太常定謚議次者詳述行事以求誌銘今先生遠志未伸而流傳佚事有合古之惇行實應銘法謹撫禮吉所能記憶者具狀以授禮吉以求當世立言之君子俾後

世傳獨行徵耆舊者有所考

翰林院編修張君行狀

曾祖某國子監生

祖在彤贈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

父敍夏候選按察使經歷封儒林郎翰林院庶吉士

本貫廣東廣州府順德縣人

君諱錦芳字粲夫一字葯房昆弟七人君行次第三少
穎悟十歲通五經能文章庭訓素嚴非譚藝者罕得過
其家塾君偕伯兄錦泉仲兄錦揚季弟錦麟自相砥礪
不妄交一人久之學益邃翁學士方綱督學廣東君昆

季並以詞賦及說經之文見推許尤奇君以廩膳生舉
優行充貢未赴禮部試丁生母陳安人憂服闋起京師
補試學士錢先生大昕紀先生昀雅知君並目爲奇士
君性恬靜不欲文采自炫尋南歸乾隆四十四年中式
鄉試副榜明年舉鄉試第一旋考授 咸安宮官學教
習五十四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明年散館授編修充
高壽盛典纂修官未幾告養歸余之知君也由益都李
君文藻李君官潮陽知縣貽余書亟稱君之才復爲嶺
南三子詩寄示余三子者胡舉人亦常馮編修敏昌暨
君也胡君早世余獲交馮君益思君不置聞君領解額

輒作數日喜君入詞館嘗一修往還之禮遽聞君歸每
自悔簡懶未及與君握手言歡上下其議論今年秋馮
君過諗余則君已歿矣悲哉君實甚好古李君爲惠徵
君棟刻九經古義諸書以君長於說文之學諉君校讎
故李君所刻書能盡祛俗體君又嘗與休寧戴君震同
舟南返舟中盡鈔戴君說經之書近時學者於戴君經
說間有異同君獨深信而篤嗜之其所見之卓迥殊流
輩君故工於詞藻分隸得漢人法兼嫻繪事出其餘技
足以輝映一時顧志古之道敦崇經術若此馮君爲余
言君天性孝友事親能豫承志意通籍後躬畏愛慕若

童孺然昆弟相依爲性命自歲甲午以後仲兄以高才
生早世弟錦麟以戊子科舉人繼歿君抱手足之痛閒
居淚常承睫及官京師聞伯兄之赴悲甚倉猝南歸人
第見其致身通顯而其中常有鬱鬱不自克者非習與
居者莫能知也馮君又言君臨歿前一日與客檢古繪
劇談良久客去錄宋史數行假寐病作翼日遽歿殆神
明素定者邪君修幹山立與人交樂易久而愈可親其
歿也聞者皆悼惜之馮君屬余爲狀余媿不能文且未
及交君末由發抒其志趣所在而馮君言之不已爰卽
其家人所具仕履稍梗概之以誌十餘年相慕之忱然

聞君所造就已有其可傳者著有逃虛閣文集逃虛閣
詩草南雪軒詩餘行將釐定卷帙開雕以傳後世讀其
書可想見其人君生於乾隆十二年九月某甲子卒於
乾隆五十七年閏四月某甲子年四十六配潘安人男
子子二人思植思齊女子子一人

族祖念魯先生行狀

先生諱廷采字允斯更字念魯餘姚人曾祖諱洪化早世曾祖母翁孺人以苦節著祖諱曾可少稱孝童長有學行鄉人所稱爲魯公先生也父諱貞顯字鶴閒能詩文先生少喪母祖母孫孺人親撫之少穎悟能發人隱曲父聞而怒之始韜斂不妄言語七歲從羣兒爲踏蹴戲祖母召之曰若祖父不能而汝能之殆賢於祖父矣先生聞而自責自是不復爲玩弄之事九歲祖魯公先生從他邑教授歸召先生省所治書因教以先儒語先生忻然曰其人何在乎何不令兒早事之祖聞而大悅

爲具衣冠具書幣而攜之入姚江書院先是明儒王文成講致良知之學弟子著錄數百人惟學之傳於同里者以醇謹稱最著者爲徐愛曰仁錢德洪緒山聞人詮邦正胡瀚今山德洪傳沈國模求如管宗聖霞標史孝復子虛國模傳韓孔當遺韓俞長民吾之及魯公先生崇正初設講舍於半霖月再會所謂姚江書院也遭亂廢孔當諸生復之時宗聖孝復前死國模年八十餘矣避居四明山猶惓惓於書院歲必一二至爲諸生講習先生初至院中年最少立階下聽國模講國模撫其面曰孺子誌之在知人在安民居有閒先生問曰孩提之

不學不慮卽堯舜之不思不勉求之有道乎國模曰子
知良知矣持以敬行以恕道遠乎哉因受業韓孔當數
年學益進孔當門人稱徐景范文亦爲最及是景范自
歎爲弗如先生始讀傳習錄未有得旣讀人譜憬然曰
吾迺知明心見性未有不始於躬行實踐也由是持守
益謹弱冠爲生員視場屋科舉之學意闊如也朝夕讀
儒書行市中古衣冠旁顧見者非笑之先生弗顧也會
先生連遭祖祖母父之戚居喪盡哀鄉先輩皆推重之
曰善喪若念魯禮宗也異時訕笑者亦爲感動焉時書
院諸先生繼歿從遊者皆散去景范以鄉試第一計偕

卒於京師先生踽踽獨行抱遺書守師傳而不變然家
益貧不能自存有故人在嘉興往依之課三五童子以
自給時嘉興有以時文講學爲名高者詬厲先儒勢甚
張陳縱馬彭其弟子也知先生數至塾中與先生辨難
先生持論斷斷不少屈縱歎曰以名取子迺何囿於鄉
人之餘論而一迷而不復返也豈不哀哉先生曰吾惟
知今之揣風氣詈先賢作聲價者之喪其心之爲大可
哀也女不暇自哀而庸能哀所哀耶居數年尠所合惟
一見施博論學於放鶴洲先生曰陽明之四無無極之
宗也龍溪之四無常無之妙也不得引龍溪以病陽明

博爲肅拜曰博老矣崇向正學惟吾子自愛河間李璫
貽書論明儒同異先生荅曰致良知者主誠意陽明而
後願學叢山其自信如此初吏部侍郎孫承澤大學士
熊賜履皆以闢王學爲已任先後居顯位一時學士靡
然向風於是選時文刊講章者剽竊餘論爭詆文成爲
異端書賈貿販非詆毀先賢之書學者弗視也先生旣
嫉之以爲是不足辨顧在行事耳從同邑黃宗羲問乾
鑿度算法從會稽董易受陣圖從保定王正中學西歷
將軍施琅振旅臺灣先生遇之西湖縱談沿海要害琅
奇之招俱北謝弗往遊頴江與梁代鳳諸將習坐作擊

刺之法匝月盡其技遊淮安從防河老卒問河淮變遷
徑走河南訪黃河故道策馬出潼關觀形勢歎曰土則
古所耕也而水利不復奈何會黃岡韋鍾藻爲餘姚知
縣辛巳改建姚江書院於縣南城求能紹文成之學者
乃具書幣請先生主講席諷日聽講先一日知縣戒儒
學官儒學官戒諸弟子厥明諸弟子先至知縣率教諭
訓導至及門諸弟子迎於門外諸弟子揖知縣揖教諭
訓導從揖及階先生起涖階知縣栗階升揖先生揖教
諭訓導進揖諸弟子旅揖遂入舍茶於先賢如禮出及
講堂知縣揖教諭訓導從揖先生揖坐先生南向坐知

縣西向坐教諭訓導東向坐諸弟子以次進俟於階疑立命童子歌詩先生講易艮卦知縣顧諸弟子曰先生哉先生哉旣罷邑之父老喜曰數十年僅見此也丙戌遊山東戊子至京師商邱宋至鄞萬經欲招入一統志館先生謝曰老矣遂歸康熙五十年先生在會稽居外家六月病革作遺訓命諸子歸葬餘姚賦詩而卒距生順治五年年六十四先生貌甚豐長不踰中人目睦睦有光紵袍布履門庭秩如居暗室必端坐飲酒數升不亂酒後談忠孝事激昂奮發聞者咸興起篤於三黨養老姑終其世從弟廷英不能治生而好言懋化暇先生

修脯所入輒旬以行賈婁旬婁喪貲先生終弗問授徒
陶家堰鄰婦言出於相然聞邵先生過嚙不敢語居一
年改爲善過道墟章氏主人設食主婦聞之切肉必方
正薙必寸斷匪是莫敢進童子遭於道皆拱手立然士
之爲俗學者皆貌敬之而心迂其言莫能稱其學先生
之學尤長於易與詩端坐讀書終日無他容少時作觀
心錄一卷宗羲規之曰近名者弗爲輒毀之又撰明史
論百篇出示景范景范曰未有論贊先紀傳作者先生
起謝不敏先生遊四方無所遇中夜起坐念師友淵源
之傳恐及身而斬又不忍及身而遽見其廢墜也乃思

託著述以自見以爲韓范沒而儒效疎金許沒而儒術泯陽明先生起直揭良知孟子之盡心也拯溺戡暴伊尹之自任也異議蠶起羣言淆亂而扶世翼教之心揆前聖而一貫作陽明王子傳萬歷以後異學互爲宗旨哉山先生功主慎獨克己屏禪宗而復良知求其真是忠清節義之風體備於身誠存於意顛沛弗違竟信其志作哉山劉子傳王學盛行餘姚得其醇江西得其正王艮王畿挾高明之識駕師說而上引一再傳而羅汝芳楊起元好爲弔詭陶望齡周汝登歸心禪乘九達之迹懸以圭縶務使合於矩準作王門弟子傳以言明道

不若以身明道金鉉祁彪佳等奉劉子之教全受全歸
白刃可蹈若張兆鼈之隱志潛身黃宗羲之纂言提要
胥能守師說以終老作劉門弟子傳有朱遺民潛淪山
谷程敏政黃宗會遞有甄錄自文山開幕府謝翱王炎
午諸人尤所謂勞事而勤服也六陵被發厥禍尤酷圖
其成者王英孫肇其謀者唐珏改葬蘭亭流水至今鳴
咽焉作宋遺民所知傳儒冠被迫憤而爲僧尋而被緇
說法別有師承矣且末俗多僞出處無恆惟徐枋顧炎
武陳恭尹諸子完貞抱璞信而有徵作明遺民所知傳
維書院基始半霖遷於南城守良知之學見諸躬行後

之人罔聞知乃逸乃諺以侮老成先民是程緒言猶存
用啟我後生作姚江書院傳明人家自爲史存僞失真
廼稽譜牒求實錄核聞見備耆舊之傳存一家之言作
倪文正施忠愍諸傳數十篇先生旣卒門弟子分刻之
取記序雜文合爲思復堂文集二十卷考姚江書院建
置始末作姚江書院志略四卷先生好從遺老訪明亡
故事宗義授以海外錄行國錄因倣袁樞體作東南紀
事同邑張五臯流離粵海潛歸四明山先生訪其遺聞
合之馮甦見聞隨筆作西南紀事二書草創未成或曰
書毀於火云先生娶陶氏生四子長承濂監生考授州

判衡次承明次繼雲康熙丁酉舉人陝西西鄉縣知縣
次承朱孫九人承濂等葬先生於慈谿之龍山仁和龔
翔麟銘其墓先生與先王父同九世祖先王父嘗問古
文法於先生兄事之甚謹伏臘過從終日論學先生未
嘗不意得也晉涵逮事王父故得聞先生遺事甚詳先
生四子相繼卒諸孫貧甚或取文集刻板付質庫諸孫
中有先觀者於晉涵爲兄有志行時言先生葬域形家
皆言其不利謀改葬力未能也又自以不能守先代遺
書爲大蹙閒至流涕丙戌夏赴館西鄉道暘死先觀有
兄曰先益先生之仲孫也丁亥從福建歸改葬先生於

餘姚九壘山贖文集刻板藏於家乃欬獻語晉涵曰家
世自魯公公傳陽明之學迨王父而獲有成書遺編僅
存世無知者夫先祖有美而不彰與於不仁之甚也某
自患不能保其家聲以表揚其先人而特有厚望於子
子能乞當世之立言者闡揚遺書俾不終泯於世死不
恨矣晉涵敬謝將爲之校讎卷帙會有徐州之行不暇
爲庚寅晉涵在京師得家書則兄先益以九月病瘵死
矣悲哉先生經明行修不克昌其身并其子孫之自好
者不得永其年是豈陰陽之咎耶先王父有言紹興自
文成創學代有傳人規言矩行閭里知所矜式自先生

沒而經師亡四明故多遺獻若張岱呂章成撰著流傳
爲四方所資取至先生而集其成先生沒而史學亦絕
嗚呼此不僅爲一家之慟也會稽章君學誠篤好先生
之文遇晉涵於京師輒問先生後嗣形諸歎息時抱先
生之文號於衆曰百餘年無此作矣世有治古文而成
學者乎不能舍先生而他有所求矣嗟乎先生去今六
十年鄉里幾不知其姓氏晉涵愧不能紹其家學而得
章君爲之推重不遺餘力潛德幽光將賴以顯著詹事
嘉定錢先生稱章君爲先生後世桓譚信矣壬辰春晉
涵來太平使院大興朱學士舊因章君知先生語及思

復堂文集且曰吾當爲之表晉涵躍然曰是固望於有
道德而能文章者竊有願未敢遽以請也今幸迺得之
謹撫粗能記憶者爲狀以求學士之文以彰先生之學
庶異日上史館備採擇

先兄雲亭甫行狀

先兄諱履涵字禮耕別自號雲亭先王父東葵府君冢孫家大人之長子也吾母四舉乃得兄鍾愛之幼嘗多疾矣及長則顙輔聳削長身勁健能舉重耐勞苦焉初入塾若無所省者既爲文泓演條茂儕輩謝不如王父授以朱賢程朱之言退輒識於書額王父見之喜曰是孫也良謹安訓言世澤其縣乎年十四王母遭危疾爲疏告天願減已算益祖母算而祖母疾果痊聞者異之自年十七時家大人教授館他所兄卽綜家政米鹽瑣雜外春糧秋稅族里鄉鄰賓客餽遺問荅內庭除庖湏

悉井井家大人於外得安歲時上壽爲吾母陳說史事
佐觴往往故作癡黠狀母訶之則仰而孩笑以爲樂處
羣從和而有禮視臧獲無疾忤暇則自勵於學所讀書
手自繕寫督晉涵甚嚴夏其穴帳通光避蚊蚋讀書寒
夜擁絮共一燈相對坐晉涵幼羸弱漏四下手足僵蹙
兄引就爨蘇取乾糲沃以水析薪沸湯共餽之令體得
溫乃令寢質明趣起就塾兄出治事以爲常兄口微吃
而善論事好推解衣食緩急人於交遊中坦易不設崖
谷生平無誑言亦不疑人誑言三黨有爭競力調護之
則不從繼以長揖更開示反復至流涕人曰此何與君

事兄曰族黨不先禮讓而以利力競是吾過也聞之者大笑以爲愚人以事相干故謬其旨託於正兄輒信之往輒躡晉涵從容謂曰如某者豈以誠至者耶兄曰夫汝又惡知其不以誠至也夫人故以誠至而我以詐應之是自失其心也人卽故不以誠至而我逆詐之是相勝以機也我惟憾世之日趨於機而陷其心方自患吾誠之不立焉而又何暇測億彼之誠不誠其自信如是久之晉涵嬰血疾宛轉牀褥間兄爲親理藥物且誠曰弟質不逮古人而好彊記疾所由致也弟且蠲所有頤神怡穆庶有瘳兩年晉涵疾漸愈家日困兄亦自於鄉

閭勉爲童子師以佐養後晉涵舉於鄉其明年北上試
禮部兄送晉涵至江干誠曰勉之但進行我居弟無慮
也其夏五月兄長子懋揆殤兄意忽忽不自得六月就
館南鄉中道觸暍暑旣抵館爲生徒講經次忽擲蹶醫
者誤藥遂暗歸家捧持老父手淚漬臆迄不能言初十
日遂卒時晉涵下第還舟過濟寧聞烏唳念兄不自意
潛然淚下同行者訝其不祥嗚呼孰知卽是日爲吾兄
長逝之日耶晉涵少隨吾兄如形影然暫時不相見相
追呼若恐相失者長遊郡邑別踰月卽相憂思歸卽相
歡無少閒嗚呼江干握手時不自意兄去我速也遂永

無見兄之期也乃不得親視衾櫛也尚何言哉尚何言哉兄立事以豫家雖貧父母忘其貧也兄沒晉涵不克繼事季弟弱動輒告誡父母念兄輒失聲曰兒在安至此嗚呼兄之名未得籍於學校足跡不過錢塘江言行安其常未有瑰奇卓絕者然自兄之沒知家大人者皆曰柰何使先生喪其良子同學之士皆曰其文其行堪吾師柰何至於此通國之人知與不知皆曰柰何使善人早歿嗚呼何以得此哉兄生於乾隆三年九月十九日卒於三十一年六月初十日年二十九娶張氏子二長懋揆殤存者秉仁也將祔葬於穴湖祖塋之側未諏

日也生平所鈔書得二尺許喜爲詩可鈔存者得二卷
嗚呼使兄長年充所至詎止於斯而竟止於斯晉涵者
驚弱懼無以奉二親其將何以自處哉其將何以自處
哉